



10
2918



南秋江鬼神論



去
五味均平藏

或問鬼神之說於孝溫曰鬼神於兩間杳茫恍惚有
而實無無而實有瞻前而忽後指此而在彼吾子試
為我辨之余應之曰鬼神之理深矣夫子所不語子
路所未聞程朱之所僅言余鹵莽末學可得而言之
乎然欲知至不可以不知歸欲知生不可以不知死
求之方寸之中而考之事物之上可以準明斯理矣
余嘗聞鬼者歸也神者伸也然則天地之間至而伸
者皆神也散而歸者皆鬼也夫自兩儀七曜二十八
宿十二辰以及人禽草木風雲霜露雷電霹靂無往

而非鬼神也不偏不易之謂中者鬼神之體也一陰
一陽之謂易者鬼神之用也語其體則理而已理無
心也理無物也詩所謂無聲無臭記所謂不見不聞
老子所謂希夷微莊子所謂七聖迷也語其用則大
而一元之始終小而一日之朝暮乾坤坎離之定位
人禽草木之死生以至杳冥上悔奇難明之事無
不在鬼神之內雖辨之皓首言之更僕未易盡也姑
舉其大者言之有昭七之多而日月星辰繫焉春夏
秋冬化焉者所謂天神也有撮土之多而五岳四瀆
載焉飛潛動植育焉者所謂地神也得天地中和之

德照然與日月同其虧盈災時同其吉凶者所謂人
神也鎮置不動而生草木藏萬物興財貨於人間者
曰山神流動充滿而生蝦蟇卵魚龍使寶藏流在於
世者曰水神使五行相生相尅滋養五穀而維持民
命者曰穀神所以敷榮發育曰草木之神所以主人
一家曰五祀之神其至著者氣也至微者理也捨而
言之曰鬼神或曰然則其爲鬼也曰大曰小曰白曰
黑有形可別乎曰不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人物之
所以爲人物者鬼神也初無形體之可別也何以一
二而計之乎彼此而分之乎郊焉而盡其誠則天神

自爾格廟焉而盡其誠則人鬼自爾享山川社土五
祀八蜡之類莫不皆然中庸曰誠之不可掩如是夫
曰然則鬼無形而有氣乎曰淡然之中本無一物初
豈有氣理而已但祭者誠以直之於神知之地灌以
求之於冥默之中而有其物此則便是氣也曰禮天
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為其子然後祭其
父吾子既曰誠以直之而有物則假使非其鬼而祭
之誠心以事之則鬼亦享乎曰神不享非禮也曰神
不享非禮何以知之曰鬼神是理非其理而祭之必
無得享之理是故泰山不愛季氏之旅周公焉享天

子之樂或曰鬼神造化之大略余既得聞矣夫人之
生也莫不具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疑有異於物矣人
死而何歸曰體魄歸於地魂氣歸於天曰歸而有形
乎曰鬼無形也曰有聲乎曰鬼無聲也有心乎曰鬼
無心也曰無形無聲無心而吾子以為盡其誠則享
之何物享之乎曰氣享之曰氣之享也何以知之曰
驗於吾心而知之曰然則吾心何與於鬼神而知之
曰氣聚而為人氣散而為鬼人與鬼一理也而况祖
宗之於子孫喘息呼吸有通於身上無波疆此界之
殊有感於子孫則有動於神明昭也無疑也故直哉

惟清而嗽然如復見父母之誠洞然於方寸之間則所謂無形者可使為有形也所謂無聲者可使為有聲也所謂無心者可使為有心也而昭也於左右充滿於上下資然如草木之敷榮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薰蒿悽愴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也或曰然則聖人常人其鬼同欤曰有同有不同聖人常人同得天地之理五行之氣以生但聖人率性而常人徇物所以有辨也及至於死則神氣飄散所独有者理而已理豈有二乎是則同也若夫順理而逝則自平人以至於上智皆然逆理而沒則或為厲鬼

是故書之贊見聖人曰啟禮陟配天詩之贊聖人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則有異也或曰然則祭神得福理乎曰然曰鬼無心與形則何物禍福之乎曰鬼神之享不享人之禍福自然默定於冥上中非鬼神禍其而福其也譬如農夫治畝種小者穫小種多者獲多也是乃人之自取禍福非鬼神之怵人禍福也若今巫家之說曰鬼神各自有形與心崇人疾病人若設酒食而饗之則神具醉飽喜而收病則去於理遠矣曰然則子朱子所謂禱是正理何據乎曰吾心之神明即鬼神之神明吾心之無私即鬼神之無私夫

臣爲君子爲父婦爲夫兄弟爲兄弟朋友爲朋友迫
切之至情無一毫私偽而純於天理之正則此感彼
應之理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論之至此則非可以言
語形容周公金縢之祝黔婁北辰之禱担冰魚鱉有
若玉祥泣竹筍生有若孟宗豈無理而然哉曰然則
聖如孔子而神不祐忠如比干而鬼不祚者何耶曰
以則所謂變也然比干墓土未訖而封命已降孔子
萬世王祀隆於堯舜亂享公侯之樂至今二千餘年
鬼神果無祐乎曰吾子謂平家去於理然則平親之
事豈皆不信乎曰神人一體巫若誠一無偽若巫咸

之格于皇天則豈不感通神明哉故禮巫師率男女
之巫國有大旱則舞雩國有大災則造巫恒君臨臣
喪巫以挑柳先左傳晉巫知景公之不食新穀漢書
女碧告王莽得罪高廟論語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
醫以此觀之其術亦難矣今之巫者不知明心之要
率執左道以愚黔黎爲事若夫日月星辰非天子則
不祭巫設七皇之神名山川非諸侯則不祭巫引山
川之神凡人之疾病出於元氣之不調寒暑之外觸
巫指鬼神之出宗強爲無稽之說以爲無益之費凡
人之禍福出於自己之善惡巫以爲祭神而致福護

神而致禍，愚人尊之，信之，衣之，食之，蓋國害民莫此為甚。豈不悞於理。吾所云，指此也。曰：巫既不足取，則卜巫之家，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袁天綱、李淳風、陳希夷、邵康節為鬼，而請知吉凶，信有諸乎。曰：聖賢之鬼，陟配於天，混是一理。依於理而請之，則鬼神假筮而告之者，道也。若夫所欲非理，而所請非誠，則鬼神嘖意而不告者，亦道也。故官占之任，自古為重。今之請卜者，非理而求之，與之卜者，率意汎請之，神不降格，占不協象，人以為卜非聖法，過矣。曰：然則事之而取卜，欵曰世衰道微，占既無人，則誣而已。誣民之卜

何足信乎。曰：卜既不足信，則風水之家，以四祿、四貪、四文、三武、弼、巨、輔、四廉、二破等星為鬼，而周繞於八方，以其水破定其吉凶，相山之青龍、白虎，以其向背占其禍福，信乎。曰：茫也。冥也。未可知也。然愚竊疑某山弊某隅，則某風和，某水破，某方則某風戾，以風水之和戾推人生之安否，則近乎理矣。若曰：水犯某星而吉，水破某鬼而凶，青龍來而吉，白虎走而凶，則誣入甚矣。君子之所羞說也。或曰：祭祀禍福之說，巫卜交神之論，風水近理之議，余既得聞之矣。今夫釋家之說，曰：人死而心神不死，歷萬億劫而不滅，復受人

形吾子以爲無形無心彼皆非耶曰無極太極者理也陰陽五行者氣也人生而理氣相合盛於形質之中者爲心人死形骸既滅則理自理物自物而質乃爲土頤安所有其心有其形哉佛氏欺人之說不攻自破矣曰然則一寒一暑一晝一夜無不此往而還來彼來而還往吾子以爲人死無復爲人何耶曰天地之氣莫不始而終至而歸生而死而決無終而復始歸而復至死而復生之理歲盡於去冬而春生於來歲者來歲之氣也亥盡於去夜而子生於來朝者來朝之氣也水注於東海而水生於西北者西北之

氣也決非歸者有復至死者有復生也天之生物自有生之理故也地獄因果之論輪迴報應之說根此而生士不辭而闢之鬼神之理終不得明矣曰良霄死而禍鄭國彭生死而禍齊襄如意死而禍呂后灌夫死而禍田蚡既曰無心則此皆誣耶曰此亦道理中之一種道理也夫人得是理而生順是理而終則魂升魄降而已若所得之理未盡而遽死鋒鏑則心凝而不解憤結而未泄盜賊醜穢之氣未必無觸人蘄殺之理此則鬼神之變也非常理也曰然則古戰之場天陰則鬼哭夜則戎火非誣乎曰非誣也斯亦理

之變也彼亦不得正終氣結不散不與一氣流行及
夫遇雨遇夜則陰與陰接薰之而有形揚之而有聲
亦豈無理哉此如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葉遇風
之調也乃此則侶真侶口侶耳侶柎侶圈侶紐侶注
者侶汚者激者譎者叱者吸者叫者讓者突者咬者
許者唱于而隨者唱隅雷霆霹靂發於空中而木石
皆裂金鐵皆鳴是孰使之然哉鬼神也人習見風霆
而稀見鬼恠故不與風霆而異鬼恠也畢竟定非恠
矣張敬夫嘗見是恠敬夫固非妄言者也曰然則此
癘與天地長存者乎曰不然久而自滅矣此如火

之初滅也有溫氣薰人者手可熱久則此氣亦無有
矣曰其或死於鋒刃而子路不為妖死於非命而屈
原不為厲何理耶曰聖人知禍福一體達士知死生
一理是故孔子見圍而絃曾皙死而歌曾無以死
生為憂樂矣是故小人曰死君子曰終子路屈子順
理而終怡然與一氣同化觀子路之死曰君子雖死
不脫冠屈子之死曰揚雲霓之掩靈兮鳴玉鸞之啾
啾奏九歌而九韶兮聊暇日以媮樂使湘靈鼓瑟兮
令海若舞其雍容自得氣象於此以觀嗚豈有冤結
之念如良霄輩者乎日子路則然矣屈子嘗曰攬茹

蕙而掩涕兮露余襟之浪也思蹇產之不釋兮漫遭
夜之方長邈漫之不可量兮縹緲之不可紆怨
徃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迹也故曰湘累怨多安在
其視死生爲一乎曰不然屈子豈不曰豈余身之憚
歟恐皇輿之敗績望長楸而太息兮滄海也其若覆
古人淳朴言善言惡發自性情此等語豈爲身謀然
則屈子之憂便是憂國屈子之樂便是一死生豈有
爲竊之理乎曰然則其或卧死牖下而李夫人見武
帝於未央不死鋒刃而陳叔寶責隋煬於雷塘抑何
理耶曰其爲人也不肖義理都喪而加以稟賦偏

邪私念結心怨恨結於內而不散則其與橫夭而死
者無異於是此怪乎人以上次無異方李夫人之
死也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曰妾貌毀壞不可以燕
情見帝上必欲見之而不得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
之夫人曰不欲見帝者乃所以深托兄弟也以色事
人者色衰而愛弛上所以棄也願念我者乃以容貌
也今見我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復追思錄
其弟兄哉觀此則其爲人奸譎和妖在世無狀叔寶
平生荒淫無度及夫末路胥弁之患亡國也恨未嘗
志于懷也則一人之死有邪怪理或然矣然又安知

非出於方士之變幻物性之嘲弄乎曰吾子謂瀉烝
觸人襲殺其或遇癘而不病見性而不死者何也曰
夫主一無適則感動神明故號泣而象可耕絃歌而
敵可退而况和穢之氣甲犯哉故咸寧中太疫不能染
度哀况賢於度充者乎或曰人鬼有無之說余既得聞
之矣有號於空寂之中從而遂之不得也有依人能開
言語預道中人禍福或中或不中有據於水而禍人曰龍
魍象有主於山而禍人曰山魍魎斯亦鬼乎抑誣乎
曰非鬼也非誣也夫鬼神之神至隱至靜安與人言
語純剛廣大以生為心安與人為禍且天覆地載億

兆之衆炳然十日之視森然十手之指安可言也其
乃天地之間隱氣也韓子所謂物怪是也曰一氣於
兩間行健而為乾體靜而為坤明而為日月潤而為
雨露凝而為霜雪周旋不舍而為風雷妙與理合而
為人物屈伸往來而為鬼神則彼隱氣者何因而有
哉曰夫物久則動動則變理也比如河源出於崑崙
特丁川脉耳初豈有變及夫末流漸大奔為交河潞
為崑崙穿積石絕砥柱跨龍門過雷首而注東海也
激之為雷霆震之為風雨波流之為動蕩天地其勢
然也天地之生久矣其用氣也多矣用氣多則隱氣

鬼神論
十
妍其間亦其理也亦猶表之有影也卵之有育也或
曰信如子說則鬼神之德其盛矣乎然吾嘗聞之故
司成張公繼弛曰人之始死有鬼神久則無鬼吾子
之說鬼也不論久近直指曰昭也於左右充滿於上
下廣陵李子寬義曰鬼神本無所謂天地人三神特
設語耳若夫山妖水怪魘魅恠癘之類皆誕妄不可
信非理之甚絕無之事吾子之說鬼也不然論鬼神
祭享之道甚明其論厲鬼物恠皆指為理之變也非
誣也二子說理在當時最為精妙而吾子亦嘗師之
所見異於是何耶曰氣之良能者鬼神也為人為鬼

氣無彼此之殊所謂良能者豈有始有終中之理信
若此言則黃帝祝融歲代已遠無神可祭孔子願洲
死已千年祭之無益乃何三代以後明君賢佐制作
禮樂之有其人矣豈不以追祭前聖為非乎書曰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是故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文世廟
武世廟終商周之世而不遷也假使商周不絕宗祀
千億萬年則中宗高宗文廟武廟亦當千億萬年而
不廢其祀矣安在其久而無神之理乎張之見有得
於厲鬼而其論鬼神之理則有乖矣若夫李子無鬼
之說稍為有理然其曰鬼神無言無真則然矣其曰

天地間無鬼則恐或違理夫物莫不有兩端一陰一陽一至一歸是也聞一則可知其一見此則可知其彼窺夫俗子坐井觀天而不知其理故有與無鬼之說至於理之變而為知厲效恠亦或然之道也言實而不言常詭而不正言常而不言變泥而不通李子之說余不敢從或曰張之謬誤余既得聞矣人有問於李子曰子去無鬼而詩書所稱鬼神之事甚悉何也李子曰昔我鄉人有問於我曰凡人於母有連骨肉乎余對曰子見五穀乎種於土而生長也其枝節根葉皆出於種而無一屬於土種於土種者父也

者母也是故先王之制同姓之親百世不替而母族無親夫母也功與父同而不連骨肉則有矣其人歸而訟其母曰昨聞於李子母無恩德於我由是孝衰是余不能審言所致以此觀之經書所載秩宗宗伯之官如祀家祭之文亦必教人報本之道云耳非真有鬼神也明矣此說皆非欬曰見則高矣竄竄於參同契父骨肉之論而其說為此談者所謂癡人前說夢既不得確其責而指經書設語之說尤詭而不正聖人教之以直非如叙民誣人就善之意若以鬼神為無而為教人報本之設語則是誣而已曾謂聖

人為証乎或曰人死之鬼則然吾子謂不然厲恠皆實有而非証則今夫時疫之家傳相染人人以為鬼神信乎曰斯則非鬼也乃天行之氣也曰天之於物主於生養顧豈有害物之心哉曰人為感之也夫人氣和於下則天氣和於上人氣乖於下則天道應於上矣或太旱饑饉之餘師旅土木之際呻吟苦痛之嗔感傷和氣非司命有意於害物也曰今人當疫禁酒與色色有犯乎此則疫氣愈熾信乎曰然酒蕩心色亂心色盡心人之不一所以疫氣得滋也曰地宜有咳嗽之病地宜有脚氣之病以我國觀之乎安

黃海多咳嗽忠清全羅多脚氣人以為鬼神而禱之信乎曰斯則非鬼也乃地行之病也曰地之於物主於長何以致毒氣曰夫風氣無心遇水土之異而自為瘴毒人若元氣虛弱則觸之而自病犯之而或死地豈有心於害人哉曰瘧之病也人以為炎帝之子斯鬼乎曰斯則非鬼也寒熱不調五內感傷則有此病曰其為病也往來有度方士感之得逐避之得免自高力士杜子美以來皆然獨非鬼乎曰鬼神之誠在於天地洋上充滿如水之在地中假使鬼神禍人為病避之何地乎威之無逐矣如今人作罪而禱於

人哀辭效語已之不辜則人或赦之若抗語而劫之則鮮有不怒者人尚如是况鬼神乎萬上無此理自然則人或設為此方而得免者何也曰心之信之所致然也曰心之信之何以病曰心是一身之主心平而不乖則初無此病但人以外累驚心而致有此病及夫深信方士之術心舒而氣暢則疾病自已斯亦理之一端也曰癘疰之疾耳有異壺日有異物狂言妄語驚動傍人斯鬼乎曰斯則非鬼也乃風寒外攻虛熱毒脈所致疑畏之至或見物在夢寐之間如或見鬼非真有鬼祟也曰瘡疹之疾有五種一經

於身終身不再也人以為瘡疹之鬼聰明無欲故然也信有鬼乎斯則非鬼也人之初生必飲惡汁及風氣觸於外而惡毒應於內其蓄之膿也有五故其發之病也亦五種也其飲之汁也不再故其病之來也亦不再也豈有鬼禍哉若夫藥餌之備已病之術醫家詳矣今人指為鬼神之病而不為調藥之方坐致鬼錄之落比之不孝不慈甚矣曰曆家之術設為一方之鬼自有動於土則鬼禍於人信乎曰斯則不可信也夫土神主生萬物而已本無名字又不以動土為喜怒也曰不以動土為喜怒何以知之曰春耕夏

耘五行相尅以生五穀五穀成而社土以祭則土神
固以動土為喜何怒之有若不鋤耨起土鐵齒浪土
則五穀不得以生而社土不得以祭矣然則土之不
動何益於土神哉今人深信妄術至有家傾垣敗而
畏不得修多致覆壓之禍惜哉曰人死之家術士指
為某甲之日某生之人為的呼某甲之時某生之人
為正呼父亡而子避其喪夫死而婦止其哭術士取
主人之衣食以祀其鬼然後得免於死信乎曰斯則
不可信也鬼神不禍於人吾亦言詳矣而人之死生
禍福已定於天無計可得無術可逃不遇自修而俟

之耳此為無稽之術漁取衣食之謀而傷亂風俗漸
不可長嗚呼鄙道之不明也巫釋術家之說塗生民
之耳目滲天下於邪穢雖家至而戶曉之明其為鬼
神之辨不可得矣或曰吾子之說辨則辨矣然今人
逢此等疾固或有鬼物成形面目機發者吾子独指
為非鬼而以為疑畏之至或見物怪其詳可得而聞
欤曰日者東峯金時習嘗謂余曰昔有禪僧夜如廁
下堂而踏殺生物磔上然有豈僧仍思曰予見金蟾
伏階下意所踏殺者必蟾也以為當入地獄必受殺
蟾之報端々焉不能寢向曙假寐夢蟾訟狀於冥司

牛頭使來繫僧於十王之前將加炮烙之刑以納萬劫不還之獄僧竟而益神之坐而待且起視階下無鱗但水子破碎於當陞踐踏之處而已又有一儒生昏夜行山間聞有哭聲跡而尋之則哭聲漸近而大至下洞口靜聽之則聲自溪石間出又進而熟視之則有櫟葉寒溪而有聲去葉而聽之則其聲即絕置葉而聞之則有聲復作又靜神氣而聽之則乃有水聲無哭聲退而至於初聞哭聲之處則哭聲如初然則此二者非真有地獄鬼哭心之疑良誠中而有物矣夫心之爲心操則存捨則亡則邪念生矣邪念

生則物引之而已物引之而不知所以存也則精神托而疲倦百脈溷而不澄喪形而有形者弊於目無色而有聲者弊於耳而馴致於不中救則心神從以亡矣形氣從以散矣凡人見此等人以爲真有鬼物祟入此豈理哉以此觀之人無獨見之知又無師友之資昧於性理之察林於禍福之說者昏夜如入無人之境深林太澤之幽隙則無不致驚怖之疾者東峯此說最爲破愚之指南故余引以爲證雖然此其本略也若夫一元之氣散而布在於萬物之上則鬼神下本之萬殊也會而散之於至上之理則鬼神

殊之一本也然則所謂天行地行之氣瘡疹五種之疾感傷所致瘧氣發斑之疾妖人所誣地神的呼之誣無往而出於理氣雖指為鬼神亦可也論至於此則更與知理者說也不中泛言於齊人也或再拜曰喻予於是著論

孝溫著此論始於壬寅出煉而今年甲辰始訖焉其後凡三年矣繕修而書之紙也更謬更惟月全誣諧甚不自是也錄呈先生侍下請試詳擇焉定是非而進退之是望

鬼神論終

世俗不知於鬼神是理以非理祈所欲其神福生理有諸却是禍之理有之識者往々嘆之予偶購此書亦有避非小補者乎仍應工之求而使之板行

寬永癸未歲仲秋吉辰

二條鶴屋町田原仁左衛門刊行



